

卫斯理

灵幻小说系列



鸚鵡秘園

灵幻小说系列

鹦鹉秘图

● 卫斯理 ●



内蒙古文化出版社

(内蒙古)版贸图字[05-1997-1]号

鸚鵡秘圖

卫斯理灵幻小说系列之十二

著 者 卫斯理(香港)

责任编辑 文 华

出版发行 内蒙古文化出版社
(海拉尔市河东新春路)

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

印刷装订 呼和浩特市新华印刷一厂

开 本 850×1168 毫米 1/32

印 张 6 字 数 130 千

1997年9月第1版 1997年9月第1次印刷

印 数 1-10000 册

ISBN7-80506-537-3/1·227

定 价 8.80 元

序

作者倪匡(卫斯理)是个怪人,做事往往出人意表。

他宣布了“戒酒”,但定义是酒可以照饮,不过不要饮醉。

倪匡不懂驾驶,但迷上研究汽车,独自把一部汽车化整为零后再装嵌回原状。他又曾花上几年收集及钻研贝壳,虽然最后意兴阑珊把心爱的收藏卖掉,但他对贝壳的认识已达专家境界。

倪匡的广泛兴趣、过目不忘的本领以及锲而不舍的研究精神,使他的作品组织严谨又带启发性,常使人有意想不到的收获。

倪匡创作近四十年,著有极多作品,散文、杂文、电影、剧本以及各类小说,笔下创奇人物有花木兰、卫斯理、原振侠、年轻人、浪子高达、亚洲之鹰罗开等等。

其中特别是卫斯理人物从七十年代开始深入人心,至今已创作了上百部,成为倪匡笔名,且是畅销的保证,为广大读者喜爱。

现在我们出版了比较适合现代人思想的近期倪匡灵幻作品。

卫斯理灵幻小说,是追求脑力激荡乐趣的结晶,它的原创力与丝丝入扣的张力,无疑令人沉醉在整个情节之中,特别是神秘的结局和充满敏捷与智慧的描写更为人注意,使人感受到悬疑、紧张、提心吊胆、有趣,富幻想、具娱乐性、十分古怪……,一种使人赞佩的古怪。

一位读者曾经很自豪的说:“卫斯理小说我全看过!”

1

黄昏前的一场雷阵雨，将“兰园”远近一带冲刷得清新悦目，就像一幅美丽图画刚被涂抹上了一层新的油彩。

木兰花、小兰花、小燕子和亚珍坐在阳台上的一张大理石餐桌前，面对海滨，正在欣赏雨后新霁的景色。

“兰园”的位置是在半山坡上，居高临下，俯瞰原野中的大好风光，倒也算是人生乐事。

海滨前聚集了十数名夏威夷女郎，为了能够清楚地观赏，小燕子端起了望远镜，全神贯注地瞄准海滩。

海滨前的夏威夷女郎个个身材苗条，貌美如花。使宁静的海边洋溢着派青春气息。

不论早晨，或是黄昏，夏威夷女郎对木兰花、小兰花、亚珍来讲感觉稀松平常；但小燕子则特别欣赏这样旖旎的画面，可说百看不厌。

这群风情万种的女郎开始一个接一个的迎着海浪，在白浪翻滚中尽情的嬉戏。她们不仅在歌舞方面尽展才华，游泳技巧更是灵巧纯熟，偶尔浪里翻蛟，碧波嬉戏……

灵巧纯熟得简直令人怀疑她们不是夏威夷女郎，而是龙宫里面冒出来的美人鱼！

蓦然间，海天尽头现出一道彩虹，更将海滩前的景致，勾划出了瑰丽的色彩。

架在小燕子鼻梁上的望远镜，一直没有移动，她似乎已如痴如醉，忘记了身边的一切；木兰花和小兰花则是悠闲地一面啜着饮料，一面低头交谈一些高翔在外面工作的情形。

亚珍感到满无聊的，看着小燕子架着望远镜看得出神，不禁感到奇怪。

暮色渐渐降临，小燕子仍旧端稳了那架望远镜，全神凝聚。不过，她现在所注视的，却是另外一个目标。

随着夜幕笼罩，天边的彩虹已经消失了；戏潮的女郎们也都离开了沙滩，一路说说笑笑地踏向归途，已经没有什么再值得欣赏的了。现在深受小燕子注意的，乃是一棵高大的椰树。

山坡下面就是一片椰林，小燕子将镜头焦点集中至其中的一棵。从她专注的神情上不难看出，一定是有了什么特殊的发现。

椰林和“兰园”阳台之间还有一段相当距离，木兰花和亚珍凭肉眼是看不见的，但已感到事有蹊跷。

“小燕，”亚珍好奇地问：“你在看什么？树林里面有什么怪事吗？”

“Bingo，但却不是发生在树林之中，而是发生在一棵椰树的上面。”

“哦？”

小燕子无暇理会亚珍的惊愕，忙将望远镜朝餐桌上面一放，由躺椅跃身而下……

她的身法不仅迅捷，而且优美，简直像极了一只正掠空而过的海鸥。

飘越园墙，轻轻落地，到达椰林边缘时，紧接着又快速地攀上一棵椰树。

这些连续动作小燕子一气呵成，岂只干净俐落，简直炉火纯青。

小燕纵上树梢后没作片刻的停留，立即折返，最后又纵身跃上阳台，姿势美妙得就像凌波仙子！

木兰花、小兰花和亚珍同时发现，回到阳台后的小燕子，手里竟然托住了一只美丽的鸚鵡。

这是一只黄色凤头鸚鵡，身上却又披着红、绿、白三色相间的羽毛。可惜浑身羽毛被雨水淋透，它小小的身体还在不停地颤抖，现在已经失去了应有的风采！

“这是怎么回事？”小兰花发出疑问。

“是在望远镜中发现的，”小燕子一面轻轻抚弄着它的羽毛：“它好像是躲在椰树上面避难，好可怜，又好可爱，所以我就将它救回来了。”

“小燕，”木兰花说：“将这只可爱的鸚鵡，拿过来让我仔细瞧瞧。”

“OK。”

木兰花从小燕子手中小心地接过鸚鵡，凝神对它再作仔细的端详。

“小东西，”木兰花作试探性地发问：“你们族类都是非常聪明的，你会说话吗？”

凤头鸚鵡立刻张开它那红红的尖嘴，发出了动听的声音。

音：“索哥尔罗，索哥尔罗……”

木兰花的眉头轻轻一皱；小兰花和亚珍也是相视而愕，感到有些失望。凤头鹦鹉刚才所发出的声音，不是出于自然的鸣叫，而是代表一种语言。但却无法听懂究竟是哪国的语言？以及所含的意义。

木兰花刚才是以华语问话，或许凤头鹦鹉根本不懂中国语言，所以才答非所问乱叫一通——是不是有这样的可能？

顾虑及此，木兰花遂又改以英语、日语、法语，轮流再作试探性的询问。

“索哥尔罗，索哥尔罗……”

结果还是一样，木兰花耐心地用这四种不同语言反复试验了好几次，凤头鹦鹉所发出的声音，仍旧是它的那句老词。

仿佛凤头鹦鹉的小脑袋里只有这个辞汇，除了“索哥尔罗”以外，它什么都不会说。

“兰姨，”亚珍开始怀疑：“我们不能猛钻牛角尖，如果这只凤头鹦鹉所发出的声音根本不是语言，我们岂不是白费心机了。”

“不，从它所发出的音节上面加以辨识，我仍认为那是一种语言。”木兰花的口气相当坚定。

“可是……”

“我只问过它四种语言，世界上不属于这四种语系的民族还有很多，不能因为听不懂凤头鹦鹉说什么，就认为那不是一种语言。”

凤头鸚鵡的恐惧感似乎已经减轻许多，身子不再颤抖了，很温驯地蹲在木兰花手掌心中。

“索哥尔罗，索哥尔罗……”

小燕子伸出一根手指，在它的鼻尖上轻轻点了一下：“小家伙，你实在够调皮的了，难道你不能说点别的让我们听听吗？”

“索哥尔罗，索哥尔罗……”叫来叫去，仍旧是它的那句老词。

“兰姨，”小燕子皱着眉头：“这个小家伙反复的叫‘索哥尔罗’，我想这句话一定有着某种意义，这真像猜谜的谜底……”

“要解谜底，当然难免花费一些脑筋。不过现在科技发达，解决问题应该比较容易。”木兰花温柔的微笑。

小兰花眼神一动，立即有反应：“妈咪指的是利用电脑资讯？”

“不错，”木兰花露着笑容：“我们可以利用电脑资料室内现成的资讯网路，除非这小东西所吐露的语言乃是出自尚未被人类发觉的原始部落，否则，我们很快就会得到满意的答案。”

小燕子、亚珍频频点头，认同了这是最好的办法。

黄色凤头小鸚鵡一直半蹲半卧地让木兰花托在手上，温驯、乖巧，仿佛认定了木兰花就是它的主人。

不过，它那尖尖的小嘴仍旧不断叫着“索哥尔罗……”

木兰花将它带进了电脑资料室中。小燕子感到非常有趣，兴致冲冲的跑到储藏室，东翻西找，拎了一个精致的鸟

笼出来。

“小燕，”亚珍带着笑容：“你倒是想得真周到，看来这只落难的凤头鹦鹉，以后就交给你照顾了。”

“那是当然，”小燕子含笑回答：“你不觉得这只凤头鹦鹉非常可爱？”

“它的确非常讨人喜欢，只是，恐怕也会带来很大的麻烦。”

“不会的，”小燕子流露出一派天真：“它那小小的嘴巴所叫出的‘索哥尔罗’，只是一项小困扰而已。兰姨正在用电脑查询，应该很快就会得到正确解答，怎会带来很大的麻烦嘛！”

“小燕，”亚珍娇憨地说：“我只是预感嘛，等到‘索哥尔罗’的谜底真正解开，也许你就会感到头痛了。”

“亚珍，”小燕子一脸嗔怒：“你乌鸦嘴！”

亚珍笑了笑。

搁置已久的鸟笼，难免蒙上一层浮灰，小燕子不厌其烦地将它拎进浴室，用水冲洗一遍。返回客厅时，木兰花已经结束了电脑室内的资讯工作。

木兰花的神情非常古怪，看不出来是欣喜？还是忧虑？

“兰姨，”小燕子满怀希望：“小东西口中的那句话，已经得到答案？”

“嗯，‘索哥尔罗’并不是什么未开化部族中的方言，而是纯正的西班牙语。可惜我们都不懂西班牙语文，否则，也就不必求教电脑了。”

“那究竟代表什么意思呢？”亚珍问。

“说出来你们会大吃一惊，”木兰花将凤头鸚鵡递到小燕子的面前：“你先将它安顿好，我再向你们宣布。”

“没问题。”

小燕子将它关进鸟笼时，这个小东西有点惊慌，又叫起了它的老词：“索哥尔罗，索哥尔罗……”

小燕子将鸟笼挂在客厅外面的走廊，还特别关照猫熊二号多加注意，然后立刻回到厅内。她和亚珍同样有点心急，恨不能立刻解开心中的疑团。

“兰姨，”亚珍刚落座，就心急地发问：“西班牙文‘索哥尔罗’，究竟是代表什么意义嘛？”

“‘救命！’”木兰花郑重地加以强调：“那小东西口中所叫出的‘索哥尔罗’，翻成中文就是‘救命！’”

小燕子、亚珍和小兰花听了木兰花的回答，都暗暗吃了一惊。

“妈咪，”小兰花露着诧异的神色问：“你认为这只凤头鸚鵡反复不停在叫‘救命’，可不可能是随便叫着玩玩的。”

“我不这样认为，”木兰花说：“首先我们应该研究研究这只黄色凤头小鸚鵡的出处，然后再谈其他。”

“兰姨认为，夏威夷群岛并不出产这类的鸚鵡？”

“不错，刚才我已顺便查过了电脑，这种黄色凤头鸚鵡的出产地，是南美洲的亚玛逊河流域一带，而不是夏威夷群岛。”

“妈咪，”小兰花又问：“夏威夷群岛虽然并不出产这类鸚鵡，但不表示这类鸚鵡不能在夏威夷群岛生存，或者是经人在此饲养，你说对不对？”

“对的，从它口中能够叫出西班牙文‘救命’上面判断，还可以认定它不是野生鸚鵡，而是被人饲养的。”

“这很重要吗？”

“当然，这种鸚鵡非常娇贵，既然有人饲养，一定会受到妥善的照顾。怎会在一场大雨过后，成了椰树枝头上的流浪儿，这种情形并不寻常。”

三小妞静默而专注地听着。

“其次是它口中不停地在叫‘救命’，‘救命’二字并不是常用语言，这和‘早安’、‘您好’、‘再见’等词的性质完全不同，为什么它却不厌其烦，一直在叫个不停？”

“兰姨，”亚珍说：“我认为鸚鵡就是鸚鵡，既然主人这样教它，当然它就照叫不误。”

“你能证明这是主人教它的？”

亚珍愣住。

“再者，如果你是它的主人，你会别的吉祥话不教，偏教它‘救命’？”

“嗯？”亚珍露出有所觉悟的神情：“的确很少会有这样的主人。”

“会长师父，”小燕子插嘴：“如果真能确定鸚鵡口中的‘救命’不是主人所教，那就只剩下一种理由可以解释了——”。

“很好，说下去？”

“而是有人真的在喊救命，被它听进耳中，来个依样葫芦，照喊不误。”

“不错，这也正是我的研判。除此之外，你还得到什么

启示？”

“其次是它竟然会用西班牙语呼叫‘救命’，这等于表示了呼救者的身分——纵然不是西班牙人，至少也是西班牙语系的民族。”

“OK，”木兰花怀着考验她的心情：“既然已将现有情况分析到这种程度，你能不能勾划出一个比较完整的事实经过？”

小燕子略作思忖：“能，但我要事先声明一下：我所勾划出的事实经过，目前只能算是一种假定。”

“尽管大胆地说，合理的假定，很可能就是真实的经过。”

“我想大概是这样的：有个西班牙人——或是西班牙语系的人——面临凶险而大呼救命，凤头鹦鹉身临其境，因而留下深刻印象，所以模仿对方叫出了同样的声音。”“我要略为补充一下：呼喊救命者，很可能就是它的主人。”

“是的，非常有可能。”

“然后呢？”

“然后它在某种情况下飞出牢笼，惊慌地四下飞窜，糊里糊涂地飞到了那棵椰树上面。再加上它的运气不好，偏偏又碰上了一场大雨，所以变得如此狼狈不堪。”小燕子露出了慧黠的笑容：“会长师父，你认为我的这种假定，合不合乎情理？”

木兰花点了点头：“应该算是合理的研判。”

“会长师父，”小燕子神情凝重：“如果认为这种研判是正确的，岂不表示有人已经遭遇到了危险，甚至已经演变成

一件凶案了吗？”

“站在我们的立场，应该产生这种敏锐的想法。”

亚珍突然开口：“兰姨，如果事情真是这样的话，那就符合了刚才我在小燕面前所作的预感了。”

“什么预感？”

“这只黄色凤头鹦鹉会替我们带来很大的困扰。”

“亚珍的意思我明白，”小燕子加以补充：“这只凤头鹦鹉除了只会用西班牙语呼叫‘救命’以外，不会再作进一步的表达，使我们无法从它身上追查真象，这就是我们所面临的严重困扰。”

“傻丫头，”木兰花露着笑容：“你不应该对它的期望太高，它只是一只普通的鹦鹉而已，难道还指望它说明它是从什么地方飞来的？主人是谁？以及究竟遭遇到了什么样的凶险？”

“妈咪，”小兰花插口：“我们当然不能对它怀有这样的期望，然而这些问题如果一日不解，我们就一日不能心安。”

“任何一件案子的发生，都会产生相当的困难。我们所要做的，是如何寻求突破。”木兰花略为顿了顿：“不过话又说回来，截至目前为止，我们还不能认定有凶案发生，只是因为凤头鹦鹉会叫‘救命’，而产生的一种敏感的想法罢了。”

“这么说，目前我们完全不能采取行动啰？”

“没有进一步的迹象出现之前，我们很难采取行动。可是，我想至少会有一种情况发生。”

“什么情况？”

“刚才电脑告诉我，这种产自亚玛逊河流域一带的风头鹦鹉，自从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就变得稀少而又珍贵，当饲养它的主人发觉它走失，我想一定会想尽办法悬赏找寻。”

“那他们会采取什么方式找寻呢？”小燕子问。

“最简单不过的，是在报章上刊登启事，如果它的主人特别钟爱它，我想还会利用电视广告，作更广泛的悬赏找寻。”

“妈咪认为这种可能性有多少？”

“如果这只顽皮的风头鹦鹉是自己走失，主人登报找寻的可能性敢说百分之百；在这一两天之内，只要我们多留心报上的悬赏启事，就能得到答案。”

“不然呢？”

“那情况就不太乐观了，”木兰花神色凝重：“丢了这样珍贵的鹦鹉，除非它的主人已经丧失自由，或者遭遇不幸，否则一定会千方百计地设法寻找，应该不会就这样不了了之。”

“嗯，但愿它的主人能够早日出现，好让我们了却一桩心事。”小燕子神态认真。

“小燕，”亚珍含笑望着她：“刚才的这句话，恐怕是你的违心之论。”

小燕子微微一怔：“这话怎么说？”

“看得出来你十分喜爱这只风头鹦鹉，如果没人出面找寻，它岂不顺理成章成为你的宠物了。”

“亚珍，”小燕子略带娇嗔：“我可没有那么自私，我只希望它的主人安然无恙，不要应验了刚才我所作的假定。如

果真的没人招领，我来养好了，我可是野生动物保育团体的一分子啦！”小燕子转嗔为喜，显露了一派天真。

“我是野鸟协会的一分子——”亚珍不经思考地胡诌。

小兰花说：“我是稀有动物保育组织的一分子，我更有资格养它！”

三小妞为了争鸚鵡的抚养权，嘻嘻哈哈闹成了一团。

猫熊先生摆着机械步走了过来：“三位小姐——这只凤头鸚鵡——经过资料显示——并无财产分配问题——大家不要争——还是由我来养好了——”

亚珍不放心地说：“你有猫的属性，可不要给你撕了吃了。”

三小妞又是一阵嬉笑。

饭后，小燕子迫不及待地将电视打开，特别注意插播广告，试试看是否出现有人寻找凤头鸚鵡的新闻。

结果，小燕子的希望落空了，直到电视节目全部结束，画面上都没出现过有关凤头鸚鵡的插播。

这段时间内，小燕子不只一次走到廊外，细心地照顾凤头鸚鵡，真是对它关怀备至，爱怜有加。

她当然很希望凤头鸚鵡能有进一步的表现，但这顽皮的小东西只会叫喊“索哥尔罗”，使人感到扫兴。

这只在一阵大雨后突然出现的凤头鸚鵡，究竟从哪来的呢？它的主人是否安然无恙？否则怎么一整天都没见到有关寻找凤头鸚鵡的广告。

这些疑问，像迷雾般盘旋在小燕子的脑海，她将希望寄托在明天，但愿有关凤头鸚鵡的来龙去脉，能够随着黎明来